



10713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宋眉山蘇轍子山

明東

東吳王勃禮子敬  
全校

進論四首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禹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一

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聞天下之譽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與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

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張蓬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二

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諸陽邠史擊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旣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旣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

耳重耳不取人秦伯使公子絳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

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晉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下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

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搗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按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四

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

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

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根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插偵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

明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  
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爲辯者服矣與其  
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  
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  
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交  
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  
仲尼之所爲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五

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  
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  
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  
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  
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  
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  
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  
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

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爲婦食雞豚

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則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而合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六

七 聘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際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

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爲是  
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  
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  
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  
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  
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處守之則可以杜天下  
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 爾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  
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出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  
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

樂城應詔集卷之二

七

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  
有時焉而遂窮天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  
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紛而不失其當故曰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爾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  
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  
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  
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  
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汙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



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而區區焉平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而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曰斷滅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樂城應詔集卷之三

八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仝校

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

一

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益然見於其面而全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日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紕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疆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

樽坏飲燔黍捭豚菁稔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  
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官室  
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  
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  
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  
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錡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  
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  
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  
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

二

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  
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  
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  
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  
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  
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  
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  
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  
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

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  
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簫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  
嗟夫天下之禮宏闢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  
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爲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  
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  
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  
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

三

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紛迂闊而不  
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闕言  
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救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  
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  
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  
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  
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  
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  
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

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

欒城應詔集卷之四

四

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爲之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二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

所在不可疆以爲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則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

欒城應詔集卷之四

五

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龜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旣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開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鄙齷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

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辟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大聖人之爲經惟其於禮春秋

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况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其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

欒城應詔集卷之四

七

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般般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塔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去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雷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



取乎富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  
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  
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  
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  
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  
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  
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

樂城應詔集卷之四

八

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  
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  
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  
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已推之  
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  
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  
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  
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藝已數  
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

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邱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攸禮初全校

進論五首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

樂城應詔集卷之五

一

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劔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天秦晉之民僂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更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

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之感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復循循而無言恐詎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

恐懼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  
亡捐命絕嶽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  
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躡匈奴之衆亦  
中有所不安也故大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  
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  
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忘情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  
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  
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

欒城應詔集卷之五

三

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  
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  
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  
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懼然諸侯猶帥其罷散  
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  
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  
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

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

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疆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尙誰能出身以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欒城應詔集卷之五

四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管頤老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

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孔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擧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恐而孰中將反而求以相訐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可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

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覓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懸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禦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

欒城應詔集卷之五

六

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尙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讐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天



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  
尙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  
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  
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  
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  
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大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  
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  
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五

七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鄙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畊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

續藏應詔集卷之五

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

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  
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  
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王惟無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  
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  
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  
寡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五

九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全校

進策

君術策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一

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爲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

之人蓋當今之所爲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飾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

欒城應詔集卷之六

二

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馱馱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

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究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奢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三

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能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參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四

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維蓋臣聞之天下之姦維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

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服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

欒城應詔集卷之六

五

將欲爲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爲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六

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屬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

廣而所處甚約攝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已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七

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存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欲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此則皆蹙額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

欲以一人之私好而被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  
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  
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君術策之道歟

### 君術策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  
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  
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  
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  
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駿進而博天下之

###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八

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  
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  
顧總總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尙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  
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蔽在於防禁之太  
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  
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  
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  
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  
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

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助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

欒城應詔集卷之六

九

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讐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弛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策第五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

樂城應詔集卷之六

十

怒全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无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和與抗拒而勝負之

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  
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  
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  
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  
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方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  
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憤  
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  
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  
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  
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  
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  
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  
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樞  
顧天敘禮初

仝校

臣事策上五道

臣事策上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

樂城應紹集卷七

一

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子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

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有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譚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

樂城應紹集卷七

二

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悛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晨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



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  
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  
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  
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  
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  
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  
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  
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  
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  
何損於天下哉

樂城應紹集卷七

臣事策上第二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季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感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四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畱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

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首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

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三事

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  
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  
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  
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  
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  
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  
爲之而已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六

臣事策上第三道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蠹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燁然而有光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七

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楛亡之矣楛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

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畧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

欒城應詔集卷之七

八

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奮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

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干  
可以漸見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九

臣事策上第四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  
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  
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  
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  
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  
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  
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  
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十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  
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  
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  
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  
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  
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  
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命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  
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  
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



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  
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  
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  
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  
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續城應詔集卷之七

臣事策上第五道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壽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十三

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口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衝鋒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肖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

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徇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

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僕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按各有專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釐之能御以和子政也以爲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苟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  
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  
則雖有法而不能有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  
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樂城應詔集卷之七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宋眉山徽輟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進策

臣事下之道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一

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求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以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澤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灾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

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

予而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意情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  
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  
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  
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  
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  
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  
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負汙之黨外  
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二

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  
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  
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  
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  
昔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  
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  
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  
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  
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

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  
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  
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  
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 朝廷郡  
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  
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  
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憚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  
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振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  
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  
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  
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  
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  
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  
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歟歟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

欒城應詔集卷之八

四

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

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揚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咸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

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下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罔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

可以爲治矣

臣事策下第三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不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六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和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

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七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去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及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喪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

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四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固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策下第四道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

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

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  
寒歲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  
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  
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  
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  
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  
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  
與詛語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  
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遷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樂瓊應詔集卷之八

十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  
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  
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  
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  
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  
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平日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  
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

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

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王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  
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  
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  
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  
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續城應詔集卷之八

十一



臣事策下第五道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筆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嚴陣攻圍之卒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十二

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

責之者甚煩且難而之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過之以有祿之法怪不爲怪此乃公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三

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吏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一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

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飲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女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續城應詔集卷之八

十四

民政策上第一道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目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十五

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狙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

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贍  
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畏粳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實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饑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  
蓀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盥而慰勞之者  
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極極積之粟  
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樽牲  
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  
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  
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

繼城應詔集卷之八

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  
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  
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諺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  
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  
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  
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  
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  
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  
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

謂古者郡縣有三者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  
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  
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  
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  
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  
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七

民政策上第一道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耔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不能奮不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

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

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夫待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

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士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荀且訛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三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說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穉無德不報



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大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欒城應詔集卷之六

三

